

中国人怎样学习外国语语法？ ——以清代满语语法教材为例

竹越 孝

一 引言

汉语与外国语的语言交流史文献可以分为两种：一、用汉语描写外国语的文献；二、用外国语描写汉语的文献。众所周知，前者的最代表性资料为明代的《华夷译语》。这部书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系统¹：

甲种本：杂字（汉字音译+汉译）、来文（汉字音译+汉语旁译+汉语总译）

乙种本：杂字（文字+汉字音译+汉译）、来文（文字+汉语总译）

丙种本：杂字（汉字音译+汉译）

上文所说的“杂字”指词汇，“来文”指例文。通过这些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怎样学习外国语的语音、词汇和例句，但是在这部书里显然缺少“语法”这一部门的描述。古代中国人²怎样学习外国语的语法呢？

二 清代的满语语法教材

在中国，近代以前系统地描述外国语语法的唯一资料为清代的满语教材。由于其统治制度的要求，清朝必须不断培养大量的翻译官员³，因此自17世纪至19世纪各种满语教材陆续出版。现存的有关满语语法的教材至少有10种，如下⁴：

①《清书指南》卷三〈翻清虚字讲约〉：康熙21年（1682）序

②《满汉类书》卷三十二〈字尾类〉：康熙39年（1700）序

③《清文备考》卷一〈虚字讲约〉：康熙61年（1722）序

④《满汉字清文启蒙》卷三〈清文助语虚字〉：雍正8年（1730）序

⑤《清语易言》：乾隆31年（1766）序

⑥《三合便览》卷首〈清文指要〉：乾隆45年（1780）序

⑦《蒙文晰义》卷三〈蒙文法程〉：道光28年（1848）序

¹ 根据石田干之助（1931）的分类，各种《华夷译语》的编写时期与语言种类如下：甲种本，明洪武年间（1368-1398）编，只有1种（蒙古）；乙种本，明永乐年间（1403-1424）编，共有10种（女真、鞑靼、高昌、暹罗、百夷、八百、缅甸、西番、西天、回回）；丙种本，明弘治年间（1488-1505）编[?]，共有13种（日本、琉球、朝鲜、女真、鞑靼、畏兀儿、安南、暹罗、百夷、占城、满刺加、西番、回回）。

² 本文所说的“中国人”不仅指汉族，而指以汉语为母语的诸民族。

³ 参看宫崎市定（1946，1947）等。

⁴ 参看池上二良（1955）等。

⑧《清文接字》：同治5年（1866）跋

⑨《字法举一歌》：光绪11年（1885）序

⑩《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光绪20年（1894）序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④《满汉字清文启蒙·清文助语虚字》的语法记述，以考察清代的中国人怎样理解满语的语法，并将此用汉语怎样描写，这一问题。

三 《满汉字清文启蒙·清文助语虚字》

《满汉字清文启蒙》（满名：Manju nikan hergen i cing wen ki meng bithe⁵）共有四卷⁶，清舞格著，程明远校⁷。卷首的程明远序（1730年）中有“以课家塾者也”、“予尝目睹先生以此课蒙”等句⁸，可见这一书原来是在课堂里使用的满语教材。收录的篇名如下：卷一，满洲十二字头单字联字指南、切韵清字、满洲外单字、满洲外联字、清字切韵法、异施清字、清书运笔先后；卷二，兼汉满洲套话；卷三，清文助语虚字；卷四，清字辨似、清语解似。各卷的重点是：卷一为文字和音韵，卷二为会话，卷三为语法，卷四为类字、类词。

第三卷《清文助语虚字》（满名：Manju bithei gisun de aisilara muden i hergen）共有60叶，这篇的内容是满语的99种虚词和152种常用词汇的概述⁹。各个项目主要是由于汉语的解释和满语的例文而构成的。

四 满语语法的理解与描述

众所周知，属于汉藏语族的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属于阿尔泰诸语的满语则是典型的胶着语（Agglutinating Language）。下面我们探讨一下，《清文助语虚字》怎样理解在孤立语中不存在而在胶着语中存在的语法概念，这一问题。

4.1. 格（Case）

满语共有七个格¹⁰，各个格的语法功能基本上用格尾（Case Suffix）来表示。

⁵ 本文将满文用 Möllendorff（1892）的方式来拼写。

⁶ 《满汉字清文启蒙》共有三种版本系统：甲类，四卷，雍正原刊本；乙类，四卷，乾隆间修订本；丙类，一卷，只有“兼汉满洲套话”，乾隆间刊本。本文使用的版本是属于甲类的三槐堂刻本（天理图书馆藏）。参看池上二良（1962）、落合守和（1987）等。

⁷ 每卷卷头有“长白舞格寿平著述，钱塘程明远佩和校梓”这一记载。

⁸ 程明远序为满汉两文，其汉语部分如下：“清文启蒙一书，乃吾友寿平先生著述，以课家塾者也。其所注释汉语，虽甚浅近，然开蒙循序，由浅入深，行远自迩之寓意焉。况辅迪之初，非此晓畅之文，亦难领会。诚幼学之初筏、入门之捷径也。予尝目睹先生以此课蒙，而稍能颖悟者，学不匝月，即能书诵，且音韵笔画莫不明切端楷。一读不致错误，大有正本清源之义，更见功效捷速之妙。久欲请稿刊刻，以为初学津梁，而先生不许曰：此本庭训小子，设法而作，所注皆系俚言鄙语，粗俗不文付之梨枣，不无以诒诮乎。予力请再三，始获校梓，其于初学之士，大有裨益云。雍正庚戌孟春之朔日，作忠堂主人程明远题。”（第一册 1a-3a）

⁹ Wylie（1855）认为该篇所收录的满语虚词共有100种，常用词汇共有154种。

¹⁰ 本文依据于河内良弘（1996）的满语语法系统及其语法术语。

除了主格 (Nominative) 以外, 在《清文助语虚字》中六个格尾的描写如下:

- 属格 (Genitive)、具格 (Instrumental)
 - (1) i: 的字、之字。又以字、用字。(7a5)
 - (2) ni: 的字、之字。又以字、用字。(8a5)
 - 对格 (Accusative)
 - (3) be: 把字、将字、也字。又以字、用字。又使字、令字、教字。(6a3)
 - 与位格 (Dative-Locative)
 - (4) de: 时候字。又地方字、处字、往字。又给字、与字。又里头字、上头字、在字、于字。乃转下申明语。(1a5-6)
 - 夺格 (Ablative)
 - (5) ci: …又自字、从字、由字。…又离字。又比字。(13a5)
 - 沿格 (Prolative)
 - (6) deri: 自字、从字、由字。…比 ci 字词义实在。(15b6)
- 以上格尾的描述是很简单的, 只是用介词或方位词来表示。

4.2. 活用 (Conjugation)

满语的动词是由于词干 (Stem) 与活用词尾 (Functional Suffix) 而组成的。在《清文助语虚字》中表示时态的活用词尾的描写如下:

- 非完了终止形 (non-perfective finite form)
 - (7) mbi: 乃将然未然, 煞尾之语。比 ra, re, ro 等字, 词义实在。(25a1)
- 完了终止形 (perfective finite form)
 - (8) kabi, habi, kobi, hobi, kebi, hebi: 已了字、矣字、也字。乃一事已毕, 用此煞尾, 另叙别情, 已然之语。(21a5-6)
- 非完了连体形 (non-perfective participle)
 - (9) ra, re, ro: 乃上接下, 未然之语, 亦可煞尾用。比 mbi 字, 语气轻活。句中亦有解作之字、的字者。(22a5-6)
- 完了连体形 (perfective participle)
 - (10) ka, ha, ko, ho, ke, he: 了字、矣字、也字。在字尾联用, 乃已然之词。句中亦有解作之字、的字者。(18a3)
- 非完了连用形 (non-perfective converb)
 - (11) me: 着字, 在字尾联用。乃结上接下, 将然未然之语。句中或有连用几 me 字者, 义并同。总皆断然煞不得。(10a6-10b1)
- 完了连用形 (perfective converb)
 - (12) fi: 上半句的了字, 又因字意, 在字尾联用。乃结上接下, 将然已然, 词义未断之语。句中亦有连用几 fi 字者, 义并同。总为半句, 断煞不得。(16b3-4)

活用词尾的描述比格尾的描述详细得多, 可见对动词活用的关心相当高。上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然、未然、已然”等词的使用, 这些词可以看作是一种“语

法术语”。

4.3. 派生 (Derivation)

满语有派生，即是某一个词干附带派生词尾 (Derivational Suffix) 时变为另一个词干，这一现象。在《清文助语虚字》中动词化词尾 (Verbalizer) 的描写和例子如下：

(13) ša, še, ta, da, te, de, do, tu, la, le, lo, mi, je, ra, re, ro, niye, kiya, giya, kiye, hiya, hiye: 此二十二字，俱是行为动用、力做开展之义，在字中叶上字韵联用。如云：

hitahūn, 指甲。hitahūšambi[动用]¹¹，指甲压。

mangga, 难。manggašambi[行为]，作难。

suwaliyambi, 掺和。suwaliyatambi[力做]，掺杂掺混。

gohon, 钩子。gohorombi[开展]，毛稍钩卷。

necin, 平。necihiyembi[行为力做]，安慰平抚，又地面撒平。

上文中将派生前的词与派生后的词对照布置，同时用“动用、行为、力做、开展”等术语来解释派生的概念¹²。

五 语法描述的特征

5.1. 汉译与语法意义

在《清文助语虚字》中常见的“××字”与“××之词、语、义”这两种形式间较有明显的区别：“××字”表示汉语中相当的字，即是汉译，如“ka, ha, ko, ho, ke, he: 了字、矣字、也字”；“××之词”等则表示形而上学的意义，即是语法意义，如“已然之词”。我们还可以看到只用语法意义来解释的项目，例如表示使役与被动的派生词尾 bu 的描写如下：

(14) bu: 在字中联用。如上上有 be 字照应，是转谕使令、教令字。如上上有 de 字照应，是被他人字。…凡遇清话字尾，无联虚字者，是当面使令之词。如又无 de, be 二字，只有 bu 字者，亦与有 de, be 二者者义并同。

今如当面令人云：si gene[面令]，你去罢。

如转谕令人云：terebe genebu[转令]，令他去。

如当面令人云：si yabu[面令]，你走罢。

如转谕令人云：terebe yabubu[转令]，教他走。

如无 de, be 二字云：gisurebumbi[被字转令]，被人说，又令他说。tantabumbi[被字转令]，被人打，又教人打。(50b4-51a5)

¹¹ 在[]内的汉语表示在满语旁边记录的旁译。

¹² 这一项目共有 38 组例子，派生前与派生后的词类和各个术语的总数如下：名词→动词 (25 例)：行为 13、动用 7、力做 4、开展 1；动词→动词 (9 例)：力做 4、行为 3、开展 2；形容词→动词 (4 例)：行为 3、行为力做 1。

上文的“面令、转令”等词与“未然、将然、已然、动用、行为”同样，是一种逻辑上的抽象概念，这种记载是在中国传统的“训诂学”中不会存在的。

5.2. 汉译的直译

在《清文助语虚字》的“××字”形式中可以看出满语的“直译”。在与位格 de 的部分中出现的汉译如下：

(15) jakade, 当时字、彼时字 (2b2); sere jakade, 说的当时字 (2b5); ki sere jakade, 欲要的当时字 (3a1); ojoro jakade, 可以的当时字、因为的时候字 (3a4); bisire jakade, 在的当时字、有的当时字 (3b1); bisirede, 在的时候字、有的时候字 (3b3); serede, 说的时候字 (3b5); ki serede, 欲要的时候字 (4a1); ohode, 了的时候字 (4a4); sere ohode, 说了的时候字 (4a6); ki sere ohode, 欲要了的时候字 (4a6); bisire ohode, 有了的时候字、在了的时候字 (4b1); seme ohode, 总然了的时候字、虽然了的时候字 (4b1); ki seme ohode, 欲要了的时候字 (4b2); ojoro ohode, 为了的时候字、可以了的时候字 (4b2); jaci ohode, 动不动儿的时候字 (4b3); sehede, 说了的时候字、倘若时候字 (4b4); ki sehede, 欲要了的时候字 (4b6); bihede, 有来着的时候字、在来着的时候字、倘若时候字 (5a1)。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语言中的语素 (morpheme) 和词 (word) 之间的关系。汉语的一词大部分相当于一个语素，但满语的一词基本上包括几个语素，因此满语的一词与汉语的几个词相对应¹³。同样的例子在明代的《元朝秘史》、甲种本《华夷译语》等的旁译中也可以指出，由此可见“直译”是将阿尔泰语言翻译成汉语时普遍发生的现象。

六 结语

通过《清文助语虚字》的语法记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对于外国语语法的理解和认识到达了相当深的程度。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未然、将然、已然”等语法术语¹⁴，可以说《马氏文通》(1898)以前，中国人的语法观念里已产生了系统性和分析性。

这些语法观念的影响范围极为广泛，例如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日语语法书中也存有类似的语法术语¹⁵，并在欧洲的东洋语学者早就重视这些满语语法教材¹⁶。我

¹³ 上例中满语的语素和汉语的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归纳如下：jakade: 当时；se-: 说；-re/-ro: 的；-ki se-: 欲要；o-: 可以、因为；bi-: 在、有；-de: 时候；-he/-ho: 了的、来着的。

¹⁴ 这些术语在《清书指南·翻清虚字讲约》以来的满语语法书中都可以看到，并不是《清文助语虚字》的创见。参看拙稿 (2007)。

¹⁵ 分类日语动词活用的最初著作是东条义门的《友镜》(1823)、《和语说略图》(1833)、《活语指南》(1844)等，在这些书里可以看到“将然言”、“已然言”等术语（这一点承蒙了中村雅之先生的指教）。

¹⁶ Wylie (1855: lvi-lix) 指出，18-19 世纪的著名东洋语学者，如 Langulès, Remusat, Vladykin, Klapproth, Gabelentz, Caleb Cushing, Meadows 等，都使用《满汉字清文启蒙》学习满语。

们决不可忽视这些资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占据的重要性。

参照文献

- 池上二良 (1955) 「トゥングース語」『世界言語概説』下：441-488. 東京：研究社.
- 池上二良 (1962) 「ヨーロッパにある満洲語文献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5/3：105-121；(1999)『満洲語研究』359-385. 東京：汲古書院.
- 宮崎市定 (1946)『科挙』秋田屋；(1987)『科挙史』東京：平凡社（東洋文庫 470）.
- 宮崎市定 (1947)「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東方史論叢』1；(1957)『アジア史研究』3：333-393. 京都：同朋舎（東洋史研究叢刊 4-3）.
- 河内良弘 (1996)『満洲語文語文典』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 落合守和 (1987)「《満漢字清文啓蒙》に反映された 18 世紀北京方言の音節体系」『静岡大学教養部研究報告（人文・社会科学編）』22/2：111-151.
- 石田幹之助 (1931)「女真語研究の新資料」『桑原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1271-1323. 京都：弘文堂；石田幹之助 (1973)『東亜文化史叢考』3-69. 東京：東洋文庫（東洋文庫論叢 54）.
- 竹越孝 (2007)『清代満洲語文法書三種』愛知：古代文字資料館（KOTONOHA 単刊 1）.
- Möllendorff, P. G. von. (1892)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zed Tex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Wylie, A. (1855) *Translation of the Ts'ing Wan K'e Mung, A Chinese Grammar of the Manchu Tartar Language; with Introductory Notes on Manchu Literature*. Shanghai: London Mission Press.

<付記>

本稿は、2007年10月6-7日に関西大学で行われた第2回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会大会兼第4回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国際シンポジウム「16-19世紀西方人的漢語研究」において発表した際のもとの原稿である。その後、正式の論文にするだけのモチベーションを欠いたまま、7年もの歳月が過ぎてしまったことは慙愧に堪えない。発表タイトルは1950年代に出版された『××人怎样学习普通话』シリーズをもじったつもりだったが、発表後に沈国威先生（関西大学）から、「中国人は外国語文法を…」というよりは「満洲人は国語文法を…」とすべきではないかという至極まっとうなコメントを受けたことを記憶している。